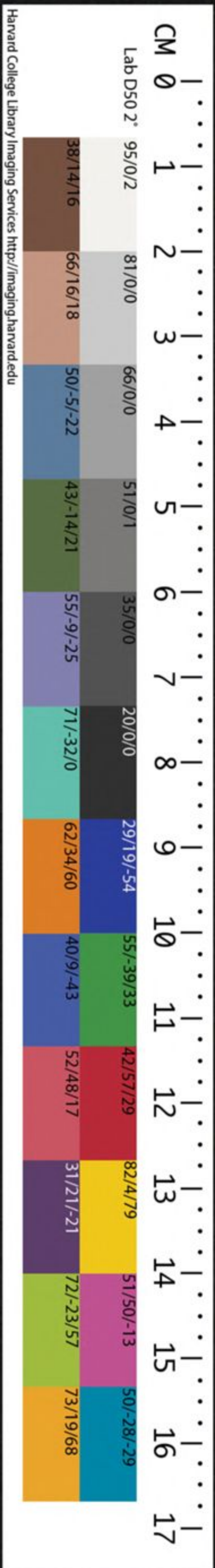


T2571/3202d (77)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Prof. F. Cleaves

APR 17 1970

卷之十一 晉書一百一十一 御

李雄 李班 李期

李壽 李勢

李雄字仲儒特第子也并羅城

門升天一虹中斷既而生焉後

水忽然如寐又愛大蛇統其

十四月而生雄堂言吞二子

必大黃湯前

載記第二十一

晉書一百二十一

御撰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李雄

李班

李期

李壽

李勢



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霍虹
目門升天一虹中斷既而生蕩後羅氏因
汲水忽然如寐又夢大蛇繞其身遂有孕
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有先亡在
者必大貴蕩竟前死雄身長八尺三寸美
容貌少以烈氣聞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

皆器重之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人曰
關隴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有
奇表終爲人主特起兵爲蜀承制以雄爲
前將軍派死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
牧都於郫城羅尚遣將攻雄雄擊走之李
驥攻犍爲斷尚運道尚軍大餒攻之又急
遂留牙門羅特固守尚委城夜遁特開門
內雄遂剋成都于時雍軍飢甚乃率衆就
穀於郫掘野芋而食之蜀人流散東下江

陽南入七郡雄以西山范長生巖居穴處
求道養志欲迎立爲君而臣之長生固辭
雄乃深自挹損不敢稱制事無巨細皆決
於李國李離兄弟國等事雄彌謹諸將固
請雄即尊位以永興元年僭稱成都王赦
其境內建元爲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
其叔父驥爲太傅兄始爲太保折衝李離
爲大尉建威李雲爲司徒翊軍李璜爲司
空材官李國爲太宰其餘拜授各有差追

尊其曾祖武曰巴郡桓公祖慕隴西襄王
父特成都景王母羅氏曰王太后范長生
自山西乘素輿詣成都雄迎之於門執坂
延坐拜丞相尊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
雄於是僭即帝位赦其境內改年曰太武
追尊父特曰景帝廟號始祖母羅氏為太
后加范長生為天地太師封西山侯復其
部曲不豫軍征租稅一入其家雄時建國
草創素無法式諸將恃恩各爭班位其尚

書令閻式上疏曰夫為國制法敷尚仍舊
漢晉故事惟太尉大司馬執兵太傅太保
父兄之官論道之職司徒司空掌五教九
土之差秦置丞相總領萬機漢武之末越
以大將軍統政令國業初建凡百未備諸
公大將班位有差降而競請施置不與典
故相應宜立制度以為楷式雄從之遣李
國李雲等率衆二萬寇漢中梁州刺史張
殷奔于長安國等陷南鄭盡徙漢中入于

蜀先是南土頻歲饑疫死者十萬計南夷校尉李毅固守不降雄誘建寧夷使討之毅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千口於成都時李離據梓潼其部將羅秉張金苟等殺離及閻式以梓潼歸于羅尚尚遣其將向奮屯安漢之宜福以逼雄雄率衆攻奮不剋時李國鎮巴西其帳下文碩又殺國以巴西降尚雄乃引還遣其將張寶襲梓潼陷之會羅尚卒巴郡亂李驤攻

涪又陷之執梓潼太守譙登遂乘勝進軍討文碩害之雄大悅赦其境內改元曰正衡雄母羅氏死雄信巫覡者之言多有忌諱至欲不葬其司空趙肅諫雄乃從之雄欲申三年之禮羣臣固諫雄弗許李驤謂司空上官惇曰今方難未弭吾欲固諫不聽主上終諒闇君以為何如惇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

至重不可久曠故釋縲絰至哀而已驤曰
任回方至此人決於行事且上常難違其
言待其至當與俱請及回至驤與回俱見
雄驤免冠涕泣固請公除雄號泣不許回
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
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觀兵晉襄墨經
從戎豈所願哉為天下屈已故也願陛下
割情從權求隆天保遂彊扶雄起釋服親
政是時兩得漢嘉涪陵遠人繼至雄於是

下寬大之令降附者皆假復除虛已愛人
授用皆得其才益州遂定偽立其妻任氏
為皇后氏王楊難敵兄弟為劉曜所破奔
葭萌遣子入質隴西賊帥陳安又附之遣
李驤征越雋太守李釗降驤進軍由小會
攻寧州刺史王遜遜使其將姚岳悉眾距
戰驤軍不利又遇霖雨驤引軍還爭濟瀘
水士眾多死釗到成都雄待遇甚厚朝廷
儀式喪紀之禮皆決於釗楊難敵之奔葭

萌也維安北李稚厚撫之縱其兄弟還武
都難敵遂恃險多為不法稚請討之稚遣
中領軍瑒及將軍樂次費他李乾等由白
水橋攻下辨征東李壽督瑒弟珩攻陰平
難敵遣軍距之壽不得進而瑒稚長驅至
武街難敵遣兵斷其歸道四面攻之獲瑒
稚死者數千人瑒稚雄兄涉之子也雄深
悼之不食者數日言則涿涕深自咎責焉
其後將立蕩子班為太子雄有子十餘人

羣臣咸欲立雄所生雄曰起兵之初舉手
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下喪亂晉
氏播蕩羣情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遂見
推逼處王公之上本之基業切由先帝吾
兄適統丕祚所歸恢懿明叡殆天所命大
事垂剋冕于戎戰班姿性仁孝好學夙成
必為名器李驤與司徒王達諫曰先王樹
冢適者所以防篡奪之萌不可不慎吳子
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宣

不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
之言豈君子也深願陛下思之雄不從竟
立班驥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張駿遣
使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于晉雄復書曰
吾過為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
進思為晉安元功之臣退思共為守藩之
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陵遲德聲
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
闇室去何已已知欲遠尊楚漢尊崇義帝

春秋之義於斯莫大駿重其言使聘相繼
巴郡嘗告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嘗慮石勒
跋扈侵逼琅邪以為耿耿不圖乃能舉兵
使人欣然雄之雅譚多如此類雄以中原
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晉穆帝分天下張
駿領秦梁先是遣傅穎假道于蜀通表京
師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
蜀託以假道雄大悅謂淳曰貴主英名蓋
世土險兵疆何不自稱帝一方淳曰寡君

以乃祖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下之恥解衆人之倒懸曰吳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翼將成相文之事何言自取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地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夏亦當率衆輔之淳還通表京師天子嘉之時李驤死以其子壽為大將軍西夷校尉督征南費黑征東任回攻陷巴東太守楊謙退保

建平壽別遣費黑寇建平晉巴東監軍毋丘奧退保宜都雄遣李壽攻朱提以費黑印攀為前鋒又遣鎮南任回征木落分寧州之援寧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雄於是赦其境內使班討平寧州夷以班為撫軍咸和八年雄生瘍於頭六日死時年六十一在位三十年偽謚武帝廟曰太宗墓號安都陵雄性寬厚簡刑約法甚有名稱氏苻成文隗既降復叛手傷雄母及

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納由是夷夏安
之威震西土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故
歸之者相尋雄乃與學校置史官聽覽之
暇手不釋卷其賦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
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
姓富實閭門不閉無相侵盜然雄意在招
致遠方國用不足故諸將每進金銀珍寶
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楊裒諫曰陛下為天
下主當網羅四海河有以官買金邪雄遜

辭謝之後雄嘗酒醉而推中書令杖太官
令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
而為酗也雄即捨之雄無事小出裒於後
持矛馳馬過雄雄恠問之對曰夫統天下
之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自
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
寤即還雄為國無威儀官無祿秩班序不
別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行軍無號令用兵
無部對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攻城破邑

動以虜獲為先此其所以失也

班字世文初署平南將軍後立為太子班謙虛傳納敬愛儒賢自何點李釗班昏師之又引名士王嘏及隴西董融天水文甗等以為宥友每謂融等曰觀周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卓絕未嘗不有慙色何古賢之高朗後人之莫逮也為性汎愛連脩軌度時諸李子弟皆尚奢靡而班常戒厲之每朝有大議

雄輒令豫之班以古者墾田均平貧富獲所令貴者廣占萊田貧者種殖無地富者以已所餘而賣之此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納之及雄寢疾班晝夜侍側雄少數攻戰多被傷夷至是疾甚痕皆膿潰雄子越等惡而遠之班為吮膿殊無難色每嘗藥流涕不脫衣冠其孝誠如此雄死嗣偽位以李壽錄尚書事輔政班居中執喪禮政事皆委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壞等越

時鎮江陽以班非雄所生意甚不平至此
奔喪與其弟期密計圖之李玠勸班遣越
還江陽以期為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
葬不忍遣推誠居厚心無纖芥時有白氣
二道帶天太史令韓豹奏宮中有陰謀兵
氣戒在親戚班不悟咸和九年班因夜哭
越殺班於殯宮時年四十七在位一年遂
立雄之子期嗣位焉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聰慧好學弱冠能
屬文輕財好施虛心招納初為建威將軍
雄令諸子及宗室子弟以恩信合衆多者
不至數百而期獨致千餘人其所表薦雄
多納之故長史列署頗出其門既殺班欲
立越為主越以期雄妻任氏所養又多才
藝乃讓位於期於是僭即皇帝位大赦境
內改元玉恒誅班弟都使李壽伐都弟玠
於涪玠棄城降晉封壽漢王拜梁州刺史
東羌校尉中護軍錄尚書事封兄越建寧

王拜相國大將軍錄尚書事立妻閻氏為
皇后以其衛將軍尹奉為右丞相驃騎將
軍尚書令王壞為司徒期自以謀大事既
果輕諸舊臣外則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
姚華田褒褒無他才藝雄時勸立期故寵
待甚厚內則信官豎許涪等國之刑政希
復關之卿相慶賞威刑皆決數人而已於
是綱維紊矣乃誣其尚書僕射武陵公李
載謀反下獄死先是晉建威將軍司馬勳

屯漢中期遺李壽攻而陷之遂置守宰於
南鄭雄子霸保並不病而死皆云期鳩殺
之於是大臣懷懼人不自安天雨大魚於
宮中其色黃又宮中豕犬交期多所誅夷
籍沒婦女資財以實後庭內外兇兇道路
以目諫者獲罪人懷苟免期又鳩殺其安
北李攸攸壽之養弟也於是與越及景騫
田褒姚華謀襲壽等欲因燒市橋而發兵
期又累遣中常侍許涪至壽所伺其運靜

及殺攸壽大懼又疑許涪往來之數也乃率步騎一萬自涪回成都表稱景騫田褒亂政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以李奕為先登壽到成都期越不虞其至素不備設壽遂取其城屯兵至門期遣侍中勞壽壽奏相國建寧王越尚書令河南公景騫尚書田褒姚華中常侍許涪征西將軍李遐及將軍李西等皆懷姦亂政謀傾社稷大逆不道罪合夷滅期從之於是殺越騫

等壽矯任氏令廢期為邛都縣公幽之別宮期歎曰天下主乃當於小縣公不如死也咸康三年自縊而死時年二十五在位三年謚曰幽公及葬賜鸞輅九旒餘如王禮雄之子皆為壽所殺

壽字武考驥之子也敏而好學雅量豁然少尚禮容異於李氏諸子雄奇其才以為足荷重任拜前將軍督巴西軍事遷征東將軍時年十九聘處士譙秀以為賓客盡

其讜言在巴西威惠甚著驤死遷大將軍
大都督侍中封扶風公錄尚書事征寧州
攻圍百餘日悉平諸郡雄大悅封建寧王
雄死受遺輔政期立改封漢王食梁州五
郡領梁州刺史壽威名遠振深爲李越景
騫等所憚壽深憂之代李玘屯涪母應期
朝覲常自陳邊疆寇讙不可曠鎮故得不
朝壽又見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而
竝有彊兵懼不自全乃數聘禮巴西龔壯

壯雖不應聘數往見壽時岷山崩江水竭
壽惡之每問壯以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
父及叔欲假手報仇未有其由因說壽曰
節下若能捨小從大以危易安則開國裂
土長爲諸侯名高桓文勲流百代矣壽從
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桓巴西解思明共謀
據成都稱藩歸順乃誓文武得數千人齮
成都剋之縱兵虜掠至乃姦略雄女及李
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乃定桓與思明及

李奕王利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于晉而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豔及張烈等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為足而況數年乎思明日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以咸康四年僭即偽位赦其境內改元為漢興以董皎為相國羅恒馬當為股肱李奕任調李閔為爪牙解思明為謀王

以安車束帛聘龔壯為太師壯固辭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拔擢幽滯處之顯列追尊父驤為獻帝母督氏為太后果立妻閔氏為皇后世子勢為太子有告廣漢太守李軋與大臣通謀欲廢壽者壽令其子廣與大臣盟于前殿徙軋漢嘉太守大風暴雨震其端門壽倏自悔責命羣臣極盡忠言勿拘忌諱遣其散騎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廣聘于石季龍先是季龍遺壽書欲

連橫入寇約分天下壽大悅乃大脩船艦
嚴兵繕甲吏卒皆備糒糧以其尚書令馬
當為六軍都督假節鉞營東塲大閱軍士
七萬餘人舟師泝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
江壽登城觀之其羣臣咸曰我國小眾寡
吳會險遠圖之未易解思明又竊諫墾至
壽於是命羣臣陳其利害龔壯諫曰陛下
與胡通孰如與晉通胡豺狼國也晉既滅
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疆弱

勢異此虞號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下
熟慮之羣臣以壯之言為然叩頭泣諫壽
乃止士眾咸稱萬歲遣其鎮東大將軍李
奕征牂柯太守謝恕保城距守者積日不
拔會奕糧盡引還壽以其太子勃領大將
軍錄尚書事壽承雄寬餘新行篡奪因循
雄政未逞其志欲會李閔王叡從鄴還盛
稱季龍威強宮觀美麗鄴中殷寔壽又聞
季龍虐用刑法王遜亦以殺罰御下竝能

控制邦域壽心欣慕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又以郊甸未寔都邑空虛工匠器械事未充盈乃徙傍郡戶三丁已上以寔成都興尚方御府發州郡工巧以充之廣脩宮室引水入城務於奢侈又廣太學起讌殿百姓疲於使役呼嗟滿道思亂者十室而九矣其左僕射蔡興切諫壽以爲誹謗誅之右僕射李疑數以直言忤旨壽積忿非一託以他罪下獄殺之壽疾篤常見李期

蔡興爲崇八年壽死時年四十四在位五年僞諡昭文帝廟曰中宗墓曰安昌陵壽初爲王好學愛士庶幾善道每覽良將賢相建功立事者未嘗不反覆誦之故能征伐四剋闢國千里雄旣垂心於上壽亦盡誠於下號爲賢相及即僞位之後改立宗廟以父驤爲漢始祖廟特雄爲大成廟又下書言與期越別族凡諸制度皆有改易公卿以下率用已之僚佐雄時舊臣及六

郡士人皆見廢黜壽初病思明等復議奉
王室壽不從李演自越雋上書勸壽歸正
返本釋帝稱王壽怒殺之以威龔壯思明
等壯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
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也古
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明之
所爲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言者不得言先
世政化自以已勝之也

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初壽妻閭氏無子

驤殺李鳳爲壽納鳳女生勢期愛勢姿貌
拜翊軍將軍漢王世子勢身長七尺九寸
腰帶十四圍善於俯仰時人異之壽死勢
嗣僞位赦其境內改元曰太和尊母閭氏
爲太后妻季氏爲皇后太史令韓皓奏茨
惑守心以宗廟禮廢勢命羣臣議之其相
國董皎侍中王嘏等以爲景武昌業獻文
承基至親不遠無互踈絕勢更令祭特雄
同號曰漢王勢弟大將軍漢王廣以勢無

子求爲太弟勢弗許馬當解思明以勢兄
弟不多若有所廢則益孤危固勸許之勢
疑當等與廣有謀遣其太保李奕襲廣於
涪城命董皎收馬當思明斬之夷其三族
貶廣爲臨邛侯廣自殺思明有計謀彊諫
諍馬當甚得人心自此之後無復紀綱及
諫諍者李奕自晉壽舉兵反之蜀人多有
從奕者衆至數萬勢登城距戰奕單騎奕
門門者射而殺之衆乃潰散勢旣誅突大

赦境內改年嘉寧初蜀土無獠至此始從
山而出北至建爲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
落不可禁制大爲百姓之患勢旣驕吝而
性愛財色常殺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國
事夷獠叛亂軍守離缺境宇日蹙加之荒
儉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獄濫加人懷危
懼斥外父祖臣佐親任左右小人羣小因
行威福又常居內少見公卿史官屢陳災
譴乃加董皎太師以各位優之寔欲與分

災青大司馬桓溫率水軍伐勢溫次青衣
勢大發軍距守又遣李福與督堅等數千
人從山陽趣合水距溫謂溫從步道而上
諸將皆欲設伏於江南以待王師督堅不
從率諸軍從江北鴛鴦碕渡向犍爲而溫
從山陽出江南督堅到犍爲方知與溫異
道乃迴從沙頭津北渡及堅至溫已造成
都之十里陌督堅衆自潰溫至城下縱火
燒其大城諸門勢衆惶懼無復固志其中

書監王嘏散騎常侍常璩等勸勢降勢以
問侍中馮孚孚言昔吳漢征蜀盡誅公孫
氏今晉下書不赦諸李雖降恐無全理勢
乃夜出東門與督堅走至晉壽然後送降
文於溫曰僞嘉寧二年三月十七日略陽
李勢叩頭死罪伏惟大將軍節下先人播
流恃險因釁竊有汶蜀勢以闇弱復統末
緒偷安荏苒未能改圖猥煩朱軒踐冒險
阻將士狂愚干犯天威仰慙俯愧精魂飛

散甘受斧鑕以豐軍鼓伏惟大晉天綱恢
弘澤及四海恩過陽日逼迫倉卒自投草
野即日白水城謹遣私署散騎常侍王
幼奉牋以聞并勅州郡投戈釋杖窮池之
魚待命漏刻勢尋輿褫面縛軍門溫解其
縛焚其襪遷勢及弟福從兄權親族十餘
人于建康封勢歸義侯升平五年死于建
康在位五年而敗始李特以惠帝太安元
年起兵至此六世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

和三年滅

史臣曰昔周德方隆古公切踰梁之患漢
祚斯永宣后興渡湟之師是知戎狄亂華
釁深自古況乎巴濮雜種厥類寔繁資剽
竊以全生習獷悍而成俗李特世傳兇狡
早擅梟雄太息劔門志吞井絡屬晉綱之
落紐乘羅侯之無斷騁馬屬捷同聲雲集
殲殄蜀漢荐食巴梁沃野無半菽之資華
陽有析骸之爨蓋上失其道覆敗之至於

斯仲雋天挺英姿見稱竒偉摧鋒累載克
隆霸業蹈立德之前基掩子陽之故地薄
賦而綏弊俗約法而悅新邦擬於其倫寔
孫權之亞也若夫立子以嫡往哲通訓繼
體承基前脩茂範而雄閣經國之遠圖蹈
匹夫之小節傳大統於猶子託彊兵於厥
胤遺骸莫斂尋戈之釁已深星紀未周傾
巢之釁便及雖云天道抑亦人謀班以寬
愛罹災期以暴戾速禍殊塗竝失異術同
亡武考憑藉世資窮兵竊位罪百周帶毒
其楚圍獲保歸全何其幸也子仁承緒繼
傳昏虐驅率餘燼敢距大邦授甲晨征則
理均於困獸斬關宵遁則義殊於前禽互
其懸首國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劉禪不
亦優乎

贊曰晉圖弛馭百六斯鍾天垂伏鼈野戰
羣龍李特窺釁盜我巴庸世歷五朝年將
四紀篡殺移國昏狂繼軌德之不脩險亦

難特

載記第二十一 晉書一百二十一

音義

鄭

倉姿反

芋

羽遇反

羅

餘亮反

覲

胡狄反

悖

都

經

丑反

結

釗

指遙反

瑤

胡紺反

珎

音午

扞

音翰

本

反

毋丘

無音

朱提

下上

是朱反

瘍

左傳云

頭字

林瘍

頭

酉

香句反

古

雅

痕

字林痕癢

吮

徐亮反

瓌

始反

回

紊

無運反

咎

子感反

艦

胡黯反

蘇至反

崇

雖遂反

獠

音老

蹙

子六反

汶

音昷

鑿

之日

竊

字林

剽

結人

斃

并列反

載記第二十二 晉書一百二十二 御撰

呂光

呂纂

呂隆



呂光字世明略陽氏人也其先呂文和漢文帝初自沛避難徙焉世為酋豪父婆樓佐命苻堅官至太尉光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為名年十歲與諸童兒游戲邑里為戰陣之法儔類咸推為主部分詳平羣童歎服不樂讀書唯好鷹馬及長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沉

毅凝重寬簡有大量喜怒不形于色時人莫之識也唯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符堅舉賢良除美陽令夷夏愛服遷鷹揚將軍從堅征張平戰于銅壁剌平養子蚝中之自是威名大著苻雙反于秦州堅將楊成世爲雙將苟興所敗光與王鑒討之鑒欲速戰光曰興初破成世姦氣漸張宜持重以待其弊興乘勝輕來糧竭必退退而擊之可以破也二旬而興退諸將不知

所爲光曰揆其姦計必攻榆眉若得榆眉據城斷路資儲復贍非國之利也宜速進師若興攻城尤須赴救如其奔也彼糧既盡可以滅之鑒從焉果敗興軍從王猛滅慕容暉封都亭侯苻重之鎮洛陽以光爲長史及重謀反苻堅聞之曰呂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馳使命光檻重送之尋入爲太子右率甚見敬重蜀人李焉聚衆二萬攻逼益州堅以光爲破虜將軍率兵討滅

之遷步兵校尉并洛反光又擊平之拜驃
騎將軍堅既平山東士馬強盛遂有圖西
域之志乃授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
率將軍姜飛彭晃柱進康盛等總兵七萬
鐵騎五千以討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
抱武威賈虔弘農楊穎為四府佐將堅太
子宏執光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
深保愛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須後
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

有何不了而更留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
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
誠玄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
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
地三尺進兵至焉耆其王泥洑率其旁國
請降龜茲王帛純距光軍其城南五里
為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為人被
之以甲羅之壘上帛純驅徙城外人入于
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至是光左臂

內脉起成字文曰巨霸營外夜有一黑物
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
雲霧四周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
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
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
跡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
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將軍
道合靈和德符幽顯願將軍勉之以成大
慶先有喜色又進攻龜茲城夜夢金象飛

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光
攻城既急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猶胡猶
胡弟訥龍侯將馘率騎二十餘萬并引温
宿尉須等國王合七十餘萬以救之胡便
弓馬善矛稍鎧如連鎖射不可入以革索
爲羅策馬擲人多有中者衆甚憚之諸將
咸欲每營結陣案兵以距之光曰彼衆我
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
營相接陣爲勾鎖之法精騎爲游軍彌縫

其闕戰于城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大饗將士賦詩言志見其宮室壯麗命參軍京兆段業著龜茲宮賦以譏之胡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威者相繼矣諸國憚光威名貢獻屬路乃立帛純弟震為王以安之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桀黠胡王昔所未賓者不遠萬里皆來歸附上漢所

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堅聞光平西域以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道絕不通光既平龜茲有留焉之志時始獲鳩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語在西夷傳光於是大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請還光從之以馳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而苻堅高昌太守楊翰說其涼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伊吾二

關熙不從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初光聞翰之說惡之又聞苻堅喪敗長安危逼謀欲停師杜進諫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鑿不足終不能納善從說也願不足憂之聞其上下未同宜在速進進而不捷請受過言之誅光從之及至玉門梁熙傳檄責光擅命還師遣子胤與振威姚皓別駕衛翰率衆五萬距光于酒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卦難之誠數其過歸師之罪遣彭晃杜進

姜飛等爲前鋒擊胤大敗之胤輕將麾下數百騎東奔杜進追擒之於是西山胡夷皆來款附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請降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表杜進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始侯自餘封拜各有差光主簿尉祐姦佞傾薄人也見棄前朝與彭濟同謀執梁熙光深見寵任乃譖誅南安姚皓天水尹景等名士十餘人遠近頗以此離貳光尋擢祐爲寧遠將軍

金城太守祐次允吾襲據外城以叛祐從弟隨據鸚陰以應之光遣其將魏真討隨隨敗奔祐光將姜飛又擊敗祐衆祐奔據興城扇動百姓夷夏多從之飛司馬張象參軍郭雅謀殺飛應祐發覺逃奔初苻堅之敗張天錫南奔其世子大豫爲長水校尉王穆所匿及堅還長安穆將大豫奔禿髮思復鞬思復鞬送之魏安是月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起兵數千迎大豫於揖

次陷昌松郡光遣其將杜進討之爲大豫所敗大豫遂進逼姑臧臧求決勝負王穆諫曰呂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厲兵積粟東向而爭不及暮年可以平也大豫不從乃遣穆求救於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暕祁連都尉嚴純及閻襲起兵應之大豫進屯城西王穆率衆二萬及思復鞬子奚于等陣于城南光出擊破之斬奚于等二萬餘級光謂諸將曰

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平也諸將曰
大豫豈不及此邪皇天欲贊成明公八百
之業故令大豫迷於良筭耳光大悅賜金
帛有差大豫自西郡詣臨洮驅略百姓五
千餘戶保據俱城光將彭晃徐晃攻破之
大豫奔廣武穆奔建康廣武人執大豫送
之斬于姑臧市光至是始聞苻堅為姚萇
所害奮怒哀弔三軍縞素大臨于城南偽
謚堅曰文昭皇帝長吏百石已上服斬哀

三月庶人哭泣三日光於是大赦境內建
元曰太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
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
郎將涼州牧酒泉公王穆襲據酒泉自稱
大將軍涼州牧時穀價踊貴斗直五百人
相食死者太半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
奴王阻兵以叛光屢遣討之不捷初光之
定河西也杜進有力焉以為輔國將軍武
威太守既居都尹權高一時出入羽儀與

光相亞光錫石聰至自關中光曰中州人
言吾政化何如聰曰止知有杜進耳實不
聞有舅光默然因此誅進光後讌羣寮酒
酣語及政事時刑法峻重叅軍段業進曰
嚴刑重憲非明王之義也光曰商鞅之法
至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荆蠻以
霸何也業曰明公受天睽命方君臨四海
景行堯舜猶懼有弊奈何欲以商申之末
法臨道義之神州豈此州士女所望於明

公哉光改容謝之於是下令責躬乃崇寬
簡之政其將徐炅與張掖太守彭晃謀叛
光遣師討炅炅奔晃晃東結康寧西通王
穆光議將討之諸侯咸曰今康寧在南阻
兵伺隙若大駕西行寧必乘虛出于嶺左
晃穆未平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
光曰事勢實如卿言今而不往當坐待其
來晃穆共相唇齒寧又同惡相救東西交
至城外非吾之有若是大事去矣今晃叛

逆始爾寧穆與之情契未密及其倉卒取
之為易且隆替命也卿勿復言光柱是自
率步騎三萬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晃
將寇頡斬關納光柱是誅彭晃王穆以其
黨索煖為敦煌太守既而忌其威名率眾
攻煖光聞之謂諸將曰二虜相攻此成擒
也光將攻之眾咸以為不可光曰取亂侮
亡武之善經不可以累征之勞而失求逸
之舉率步騎二萬攻酒泉剋之進次涼興

穆引師東還路中眾散穆單騎奔驛馬驛
馬令郭文斬首送之是時麟見金澤縣百
獸從之光以為巳瑞以孝武太元十四年
僭即三河王位置百官自丞郎已下赦其
境內年號麟嘉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至
自仇池光迎于城東大饗羣臣遣其子左
將軍他武賁中郎將纂討北虜匹勒于三
巖山大破之立妻石氏為王妃子紹為世
子讌其羣臣于內苑新堂太廟新成追尊

其高祖爲敬公曾祖爲恭公祖爲宣公父
爲景昭王母曰昭烈妃其中書侍郎楊穎
上疏請依三代故事追尊呂望爲始祖求
爲不遷之廟光從之是歲張掖督郵傅曜
考覈屬縣而丘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
曜見夢於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
而丘池令尹興賊狀狼籍懼臣言之殺臣
投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
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

興著作郎段業以光未能揚清激濁使賢
愚殊貫因療疾于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
七諷十六篇以諷焉光覽而悅之南羌彭
奚念入攻白土都尉孫峙退奔興城光遣
其南中郎將呂方及其弟右將軍呂寶振
威楊範強弩寶苟討乞伏乾歸于金城方
屯河北寶進師濟河爲乾歸所敗寶死之
武賁呂纂強弩寶苟率步騎五千南討彭
奚念戰于盤夷大敗而歸光親討乾歸奚

念遣箕爰楊武場軌建忠沮渠羅仇建武
梁恭軍于左南奚念大懼於白土津累石
為堤以水自固遣精兵一萬距守河津光
遣將軍王寶潛趨上津夜渡湟河光濟自
石堤攻剋枹罕奚念單騎奔甘松光振旅
而旋初光徃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謠曰
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
欲還故巢頃之遂相扇動復徃之於西河
樂部羣議以高昌雖在西垂地居形勝外

接胡虜具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以子
覆為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巴西諸
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
之光於是以太元二十一年僭即天王位
大赦境內改年龍飛立世子紹為太子諸
子弟為公侯者二十人中書令王詳為尚
書左僕射段業等五人為尚書乾歸後弟
軻彈來奔光下書曰乾歸狼子野心前後
反覆朕方東清奉趙勒銘會稽豈令豎子

鷓峙洮南且其兄弟內相離間可乘此機
勿過今也其勅中外戒嚴朕當親討光於
是次千長最使呂纂率楊軌竇苟等步騎
三萬攻金城乾歸率眾二萬救之光遣其
將王賢徐吳率騎五千邀之乾歸懼而不
進光又遣其將梁恭金石生以甲卒萬餘
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沒弈干攻其東
光弟天水公延以枹罕之眾攻臨洮武始
河關皆討之呂纂寇金城擒乾歸金城太

守衛韃韃瞋目謂光曰我寧守節斷頭不
為降虜也光義而免之乾歸因大震泣歎
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稱乾
歸眾潰東奔成紀呂延信之引師輕進延
司馬耿稚諫曰乾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
破王廣剋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蕞爾小
國亦不可輕也因獸猶闔况乾歸而可望
風自散乎且告者視高而色動必為姦計
而今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徐待諸軍大

集可一舉滅之延不從與乾歸相遇戰敗
死之耿稚及將軍姜顯收集散卒屯于枹
罕光還于姑臧光策耄信讒殺尚書沮渠
羅仇三河太守沮渠麴粥羅仇弟子蒙遜
叛光殺中田護軍馬邃攻陷臨松郡屯兵
金山大為百姓之患蒙遜從兄男成先為
將軍守晉昌聞蒙遜起兵逃奔貲虜扇動
諸夷衆至數千進攻福祿建安寧戎護軍
趙策擊敗之男成退屯樂涇呂纂敗蒙遜

于忽谷酒泉太守壘澄率將軍趙策趙陵
步騎萬餘討男成于樂涇戰敗澄策死之
男成進攻建康說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
權臣擅命刑罰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
叛者連城瓦解之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
無所宗附府君豈可以蓋世之才而立忠
柱垂亡之世男成等既唱大義欲屈府君
撫臨鄙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業不
從相持二旬而外救不至郡人高達史惠

等言於業曰今孤城獨立臺無救援府君
雖心過田單而地非即墨宜思高竦轉禍
爲福業先與光侍中房粲僕射王詳不平
慮不自容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爲大都督
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光命呂纂討
業沮渠蒙遜進屯臨洮爲業聲勢戰于合
離纂師大敗光散騎常侍太常鄭麇明天
文善占候謂王詳曰於天文涼之分野將
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沖閭纂等凶武一

旦不諱必有難作以吾二人久居內要當
有不善之言恐禍及人深宜慮之田胡王
氣乞機部衆最彊二苑之人多其故衆吾
今與公唱義推機爲主則二苑之衆盡我
有也剋城之後徐更圍之詳以爲然夜燒
光洪範門二苑之衆皆附之詳爲內應事
發光誅之麇遂據東苑以叛光馳使召纂
諸將勸纂曰業聞師迴必躡軍後若潛師
夜還庶無後患矣纂曰業雖憑城阻衆無

雄略之才若夜潛還張其姦志乃遣使告
業曰郭麐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出
戰於是引還業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
從兄栢曰郭麐明善天文起兵其當有以
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纂今還都復何
所補統請除纂勒兵推兄為盟主西襲呂弘
據張掖以號令諸郡亦千載一時也栢怒
曰吾聞臣子之事君親有隕無二吾未有
包胥存救之效豈可安榮其祿亂增其難

乎呂宗若敗吾為弘演矣統懼至番禾遂
奔郭麐麐遣軍邀纂于白石纂大敗光西
安太守石元良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纂共
擊麐軍破之遂入于姑臧麐之叛也得光
孫八人于東苑及軍敗恚甚悉投之于鋒
刃之上枝分節解飲血盟眾眾皆掩目不
忍視之麐悠然自若麐推後將軍楊軌為
盟主軌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呂纂
擊麐將王斐于城西大破之自是麐勢漸

衰光遺楊軌書曰自老胡不靖郭麐叛逆
南藩安否音問兩絕行人風傳云卿擁逼
百姓為麐唇齒卿雅志忠貞有史魚之操
鑒察成敗遠侔古人豈宜聽納姦邪以虧
大美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
子也何圖松柏彫於微霜而鷄鳴已於風
雨郭麐巫卜小數時或誤中考之大理率
多虛謬朕宰化寡方澤不逮遠致世事紛
紜百城離叛勳力一心同濟巨海者望之

於卿也今中倉積粟數百千萬東人戰士
一當百餘人則言笑晏晏出則武步涼州
吞麐咀業綽有餘暇但與卿形雖君臣心
過父子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軌不
吝率步騎二萬北赴郭麐至姑威壘于城
北軌以士馬之盛議欲大決成敗麐每以
天文裁之呂弘為段業所逼光遣呂纂迎
之軌謀於眾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
則敵彊我弱養獸不討將為後患遂率兵

邀篡篡擊敗之鄆磨聞軌敗東走魏安遂
奔于乞伏乾歸楊軌聞磨走南奔廉川光
疾甚立其太子紹為天王自號太上皇帝
以呂纂為太尉呂弘為司徒謂紹曰吾疾
病唯增恐將不濟二寇闚闔迭伺國隙吾
終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已無
為委重二兄庶可以濟若內相猜貳豐饒
蕭牆則晉趙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
求業才非撥亂直以正嫡有常猥居元首

今外有彊寇人心未寧汝兄弟輯穆則貽
厥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泣
曰不敢有二心光以安帝隆安三年死時
年六十三在位十年偽謚懿武皇帝廟號
太祖墓號高陵纂字永緒光之庶長子也
少便弓馬好鷹犬苻堅時入太學不好讀
書唯以交結公侯聲樂為務及堅亂西奔
上邽轉至姑臧拜武賁中郎將封太原公
光死呂紹秘不喪喪纂排閤入哭盡哀而

出紹懼為篡所害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
長宜承大統願兄勿疑篡曰臣雖年長陛下
國家之冢嫡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紹
固以讓篡篡不許之及紹嗣偽位呂超言
於紹曰篡統戎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衰
步高視遠觀其舉止亂常恐成大變宜早
除之以安社稷紹曰先帝顧命音猶在耳
兄弟至親豈有此乎吾弱年而荷大任方
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

終不忍有此意也卿慎勿過言超曰篡威
名素盛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矣
紹曰吾母念表尚兄弟未曾不痛心忘寢
食寧坐而死豈忍行之超曰聖人稱知機
其神陛下臨機不斷臣見大事去矣既而
篡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紹目篡請殺
之紹弗許初光欲立弘為世子會聞紹在
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於紹遣尚書姜紀
密告篡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兄總攝內

外威恩被于遐邇輒欲遠追廢昌邑之義以兄爲中宗何如纂於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率東苑之衆斫洪範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邪因抽劍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武賁中郎將呂開率其禁兵距戰于端門驍騎呂超率卒二千赴之衆素

憚纂悉皆潰散纂入自青角門升于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出奔廣武纂憚弘兵強勸弘即位弘曰自以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勅慙負黃泉今復越兄而立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大兄長且賢威名振于二賊宜速即大位以安國家纂以隆安四年遂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內改元爲咸寧謚紹爲隱王以弘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

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
番禾郡公其餘封拜各有差纂謂齊後曰
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後泣曰隱王先帝所
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惟恐陛
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纂遣
使謂征東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
不識經國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忠節誕
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復
其爵位呂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為纂所

容纂亦深忌之弘遂起兵東苑劫尹文楊
相以爲謀主請宗燮俱行燮曰老臣受先
帝大恩位爲列棘不能墮身授命死有餘
罪而復從殿下親爲戎首者豈天地所容
乎且智不能謀衆不足恃將焉用之弘曰
君爲義士我爲亂臣乃率兵攻纂纂遣其
將焦辨擊弘弘衆潰出奔廣武纂縱兵大
掠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爲士卒
所辱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其侍

中房晷對曰天禍涼室釁起戚藩元帝始崩隱王幽逼山陵甫訖大司馬驚疑肆逆京邑交兵友于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宜考已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幽辱士女釁自由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女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為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歔悲泣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及男女于東宮厚撫之呂方執弘

繫獄馳使告纂纂遣力士康龍拉殺之是月立其妻楊氏為皇后以楊氏父相為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涼都尹封金城侯纂將伐禿髮利鹿孤中書令楊穎諫曰夫起師動眾必參之天人苟非其時聖賢所不為禿髮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釁不可以伐宜繕甲養銳勸課農殖待可乘之機然後一舉蕩滅比年多事公私罄竭不深根固本恐為患將來願抑赫斯之怒思萬

全之筭纂不從度浩豐河爲鹿孤弟傳檀
所敗遂西襲張掖姜紀諫曰方今盛夏百
姓廢農所利既少所喪者多若師至嶺西
虜必乘虛寇掠都下宜且迴師以爲後圖
纂曰虜無大志聞朕西征正可自固耳今
速襲之可以得志遂圍張掖略地建康聞
傳檀寇姑威乃還即序胡安據盜發張駿
墓見駿貌如生得真珠簾琉璃榼白玉樽
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鞭馬腦鍾水陸奇珍

不可勝紀纂誅安據黨五十餘家遣使弔
祭駿并繕修其墓道士句摩羅耆婆言於
纂曰潛龍屢出豕犬見妖將有下人謀上
之禍宜增修德政以答天戒纂納之耆婆
即羅什之別名也纂游田無度荒耽酒色
其太常楊穎諫曰臣聞皇天降鑒惟德是
與德由人弘天應以福故勃焉之美奄在
聖躬大業已爾宜以道守之廓靈基於日
新邀洪福於萬祀自陛下龍飛疆宇未闢

崎嶇二嶺之內綱維未振於九州當兢兢
夕惕經略四方成先帝之遺志拯蒼生於
荼蓼而更飲酒過度出入無恒宴安游盤
之樂沈湎樽酒之間不以寇讎為慮竊為
陛下危之糟丘酒池洛汭不返皆陛下之
殷鑒臣蒙先帝夷險之恩故不敢避干將
之戮纂曰朕之罪也不有貞亮之士誰匡
邪僻之君然昏虐自任終不能改常與左
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殿中侍御史王

回中書侍郎王儒扣馬諫曰千金之子坐
不垂堂萬乘之主清道而行奈何去輿輦
之安冒奔騎之危銜檠之變動有不測之
禍愚臣竊所不安敢以死爭願陛下遠思
袁盎攬轡之言不令臣等受譏千載纂不
納纂番木太守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
遣弟乞珍訴超於纂纂召超將盤入朝超
至姑威大懼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
怒曰卿恃兄弟相相欲欺吾也要當斬卿

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不敢篡因引超及其諸臣讌于內殿召隆屢勸篡酒已至昏醉乘輓車將超等游于內至琨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篡親將竇川駱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閣超取劍擊篡篡下車擒超超刺篡洞曾奔于宣德堂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篡妻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約兵舍杖將軍魏益多入斬篡首以狗曰篡違先帝之命殺害太子萊耽酒獵昵近小人輕害忠

良以百姓為草芥番禾太守超以骨肉之親懼社稷顛覆已除之矣上以安宗廟下為太子報仇凡我士庶同茲休慶偽巴西公呂他隴西公呂緯時在北城或說緯曰超陵天逆上士眾不附明公以懿弟之親投戈而起姜紀焦辯在南城楊栢田誠在東苑皆我之黨也何慮不濟緯乃嚴兵謂他曰隆超弒逆所宜擊之昔田栢之亂孔子鄰國之臣猶抗言於哀公况今蕭牆有

難而可坐觀乎他將從之他妻梁氏止之
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爲舍超助緯而爲
禍首乎他謂緯曰超事已立據武庫擁精
兵圖之爲難且吾老矣無能爲也超聞登
城告他曰篡信讒言將滅超兄弟超以身
命之切且懼社稷覆亡故出萬死之計爲
國家唱義叔父當有以亮之超弟邈有寵
於緯說緯曰篡殘國破家誅戮兄弟隆超
此舉應天久之心正欲尊立明公耳先帝

之子明公爲長四海顛顛人無異議隆超
雖不達城否終不爲孽代宗更圖異望也
願公勿疑緯信之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
超執而殺之初篡嘗與鳩摩羅什基殺羅
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斫胡奴頭胡
奴斫人頭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篡篡在位
三年以元興元年死隆既篡位偽謚篡靈
皇帝墓號白石陵
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美姿貌善騎射

光末拜北部護軍稍歷顯位有聲稱超既
殺篡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猶乘龍
上天豈可中下隆以安帝元興元年遂僭
即天王位超先以番禾得小鼎以為神瑞
大赦改元為神鼎追尊父寶為文皇帝母
衛氏為皇太后妻楊氏為皇后以弟超有
佐命之勲拜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
事輔國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封安
定公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踴然人

不自固魏安人焦朗遣使說姚興將姚碩
德曰呂氏因秦之亂制命此州自武皇棄
世諸子競尋干戈德刑不恤殘暴是先饑
饉流亡死者大半唯泣訴昊天而精誠無
感伏惟明公道邁前賢任尊分陝宜兼弱
攻昧經略此方救生靈之沈溺布徽政于
玉門篡奪之際為功不難遣妻子為質碩
德遂率眾至姑臧其部將姚國方言於碩
德曰今懸師三千後無繼援師之難也宜

曜勁鋒示其威武彼以我遠來必決死距
戰可一舉而平碩德後之呂超出戰大敗
遁還隆收集離散嬰城固守時熒惑犯帝
坐有羣雀鬪于太廟死者數萬東人多謀
外叛將軍魏益多又唱動羣心乃謀殺隆
超事發誅之死者三百餘家於是羣臣表
求與姚興通好隆弗許呂超諫曰通塞有
時艱泰相襲孫權屈身於魏譙周勸主迎
隆豈非大丈夫哉勢屈故也天錫承七世

之資樹恩百載武旅十萬盈朝秦師臨境
識者導以見機而復諫自尊社稷為墟前
鑒不遠我之元龜也何惜尺書單使不以
危易安且令卑辭以退敵然後內修德政
廢興由人未損大略隆曰吾雖常人屬當
家國之重不能嗣守成基保安社稷以太
祖之業委之於人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
超曰應龍以屈伸為靈大人以知機為美
今連兵積歲資儲凶盡強寇外逼百姓嗷

然無糊口之寄假使張陳韓白亦無如之
何陛下宜思權變大綱割區區常慮苟卜
世有期不在和好若天命去矣宗族何全
隆從之乃請降碩德表隆為使持節鎮西
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柱是遣母弟愛
子文武舊臣慕容筑楊頴史難閻松等五
十餘家質于長安碩德乃還姚興謀臣皆
曰隆藉伯父餘資制命河外今雖饑窘尚
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非國有涼州險絕

世難先違道清後順不如因其饑弊而取
之興乃遣使來觀虛實沮渠蒙遜又伐隆
隆擊敗之蒙遜請和結盟留穀萬餘斛以
振饑人姑臧穀價踊貴斗直錢五千文人
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採路
絕百姓請出城乞為夷虜奴婢者日有數
百隆懼沮動人情盡坑之於是積尸盈于
衢路禿髮俛檀及蒙遜頻來伐之隆以二
寇之逼也遣超率騎二百多齎珍寶請迎

于姚興興乃遣其將齊難等步騎四萬迎之難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使呂胤告光廟曰陛下往運神略開建西夏德被蒼生威振遐裔枝嗣不滅迭相篡弒二虜交逼將歸東京謹與陛下奉訣於此獻歎慟泣酸感興軍隆率騎一萬隨難東遷至長安興以隆為散騎常侍公如故超為安定太守文武三十餘人皆擢叙之其後隆坐與子弼謀反為興所誅呂光以孝武

太元十二年定涼州十五年僭立至隆元十有三載以安帝元興三年滅

史臣曰自晉室不綱中原蕩析苻氏乘釁竊號神州世明委質為朝位居上將爰以心膂受脰遐征鐵騎如雲出玉門而長驚瑊戈耀景捐金丘而一息慕爾夷陬承風霧卷宏圖壯節亦足稱焉屬永固運銷羣雄競起班師右地便有覬覦於是嬰結六戎潛窺鴈鼎并吞五郡遂假鴻名控黃河

以設險負玄漠而為固自謂克昌霸業貽厥孫謀尋而耄及政昏親離衆叛瞋目甫爾豐設蕭牆紹纂凡才負乘致寇弘超兇狡職為亂階末基庸庸面縛妣氏昔竇融歸順榮煥累葉隗囂干紀靡終身世而光棄茲勝躅遵彼覆車數十年間終致殘滅向使矯邪歸正革偽為忠鳴檄而蕃晉朝仗義而誅醜虜則燕秦之地可定桓文之功可立郭廢段業豈得肆其姦蒙遜烏狐

無所窺其隙矣而猥竊非據何其謬哉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其人而處其位者其禍必速在其位而忘其德者其殃必至天鑒非遠庸可濫乎

贊曰金行不競寶業斯屯瓜分九寓冷聚三秦呂氏伺隙欺我人神天命難假終亦傾淪

音義

耗七吏反 獐古邁反 叻女鬱反 又 矛稍音 罽古

反植 渠追 黠胡八反 尉祐音 允吾應 劬日允

鸕之然反 鞮居言同 反捐 次孟康 音忒 鞅於

反涖 音番 禾音 盤和本 吞吐根 咀慈 呂拉

廬合榼反 苦盍 崎嶇 上去音 區反 坑客 庚縻 其

反琯 音慕 爾在 最反

音義

耗反史反檜反姑反邁反响反女反黻反又反矛反稍反猶反域反

反反植反進反黠反八反尉反祐反齋反允反吾反德反部反部反

鷓反之反然反鞅反居反信反反反揖反次反如反東反翅反請反對反缺反

反反滄反譜反番反禾反身反盤反和反本反吞反反反根反咀反懸反日反拉反

殭反合反榼反苦反吉反崎反嶇反上反去反音反區反反反坑反客反庚反糜反膜反

反反琯反暗反葛反爾反在反最反反反

